



特写

“闽派批评”： 在传承中提升文艺原创力

□李 艳

20世纪80年代伊始,一大批闽籍理论家批评家陆续发出声音,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“闽派批评”现象,引领我国文艺理论及批评新思潮,对当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2014年,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福州举办,此后又连续举办两届。2018年起,高峰论坛拓展为学术活动周,连续举办三届,成为引人瞩目的全国性学术盛会,收获累累硕果。

今年12月16日,新时代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在福州开幕。开幕式与主旨论坛上,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文艺理论家、批评家与作家欢聚一堂,共话“闽派批评”,围绕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主题展开热烈讨论。

在新时代的当下,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“闽派批评”的研究与关注,让人们对于“闽派批评”的认知更加清晰和深刻。他们关于“闽派批评”未来发展新机遇、新时代下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等话题的精彩论述,回应了时代热点,彰显了责任担当,赋予了“闽派批评”更为厚重的意义。

植根传统文脉 时代特色鲜明

福建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大省之一,有着悠久的文论传统。

“两宋以来,闽地文论传统不断,涌现出严羽、刘克庄、杨载、王慎中、李贽等文论名家,留下了《沧浪诗话》《后村诗话》等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批评名著。”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说,到了近现代,严复、林纾、郑振铎等闽籍文论名家,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亦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谈道,福建历史悠久、文脉绵长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。在历史上,朱熹、李贽、柳永等思想家、文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響。

“闽派批评”这一说法,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。谢冕、孙绍振等闽籍批评家为“朦胧诗”发声,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“闽派批评”植根于福建的文脉沃土,这是大家的共识。然而,“闽派批评”并不局限于地域的概念,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论的翻版,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。

“‘闽派批评’是一个有着鲜明地方身份标识,却不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理论家批评家群体,同时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。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认为,“闽派批评”在文艺批评方法革新、文化研究的转型等关键性历史节点中,均扮演着理论先锋的角色。

在《小说选刊》原主编王干看来,“闽派批评”不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翻版,而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性、当代性和未来性。

“‘闽派批评’融进了现代批评的很多特点;它具有很强的当代性,注重联系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,如关于诗歌最早的‘崛起论’,就是对当时诗歌创作现实的回应和导引;还有很强的未来性,这种未来性是一种超前意识,有着文艺理论方面的前瞻性见解。”王干表示。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,在当下讨论“闽派批评”,并不完全是一个策略,或者说是一个有益的标签。

“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人员的迁徙和地理的推扩,都会带来文化的碰撞与新生。所以,现在从地理的角度去讲文化,依然是有效的。‘闽派批评’还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:一是具有现代意

延续闽派风格 迎接发展新机

识,另一是具有文体意识。”谢有顺表示。

作为文艺批评界一种现象级的存在,“闽派批评”不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,并且还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中。

进入新时代,中国文艺迈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那么,队伍如此庞大、理论建构如此厚实的“闽派批评”,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?又该走向何处?对于这些令人关切的话题,无论是“闽派批评”的代表性人物,还是关注“闽派批评”的学者,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
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建议,“闽派批评”应该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,提出面对新时代的新思想、新观点、新思路;随着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化,两岸文学交流也将打开新空间、出现新格局,“闽派批评”可以利用两岸融合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,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形成独特优势。

“‘闽派批评’仍是一个正在成长中、成熟中的批评流派或者批评现象。”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,“闽派批评”人才辈出,新时代的发展仍要靠一代代闽籍学人不断地接力。“今后,仍然需要不断弘扬传承‘闽派批评’的鲜明品格,包括开阔的世界性视野、注重批评标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、敢于开风气之先、注重从文本出发的史论结合的扎实文风等。”

学者每每在谈论“闽派批评”时,都会谈及福建人的文化性格,福建山海交融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,包括面向大海勇于探索的开放心态、因山地农耕文明形成的勤勉踏实的精神特质。

“福建人的文化性格,也正是‘闽派批评’的某种本质内涵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道,当下我们谈论“闽派批评”时,谈论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的作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“闽派批评”本身是一个已经完成的、固定的存在,因为“闽派批评”仍在创造中,仍在成型中。

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认为,福建人勤奋务实的精神,在“闽派批评”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“‘闽派批评’的那些成功的前辈,都是在自己的一方领域里长期耕耘,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,真正地‘扑进’了文学的现场,去推动文学的发展。”他建议,当下我们在讨论“闽派批评”的进一步发展时,要尤其注重批评实践的“落地”。

坚守文化底色 创造推动传承

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举办至今,

每一届的主题都积极关注与回应时代热点话题。当下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时代焦点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需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本届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以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为主题,正是对当下时代热点的积极关注与及时回应。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纷纷直抒见解,畅谈关于这一主题的心得与观点。

已经91岁高龄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每次回到家乡都十分激动。此次回福州前,正逢北京大雪,几番波折,他仍坚持前来参会,情真意切。对于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,他也提前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。“我思考的结果就是:一个作家,必须有非常大的文艺原创力。没有文艺原创力,就成不了作家。原创力是什么?是生活阅历,以及感受这种阅历、提高这种阅历的经验,还有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”

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从百家争鸣切入,讲述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。他说,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,不仅在于其内在的生生不息,而且在于其开放性。

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明看来,传承恰恰是需要通过创造来实现的,“文化传承的问题,实际上是文化面对空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变化,如何延续和发展的的问题。正如托马斯·斯特尔那斯·艾略特所说的那样,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必须通过转化之功来实现,通过新的创造的加入来实现,通过新东西加入后调整传统的秩序来实现”。

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,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,“传统”自然是不足称道了。——对于艾略特的这一思想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编审吴子林同样在发言中提及。他认为对于文化传承,必须在保持文化鲜活的血肉与灵魂的同时,赋予其全新的生机与活力。“我们不要把传统理解为博物馆里的古董、那些僵硬冰冷的文物。我们要把传统理解为图书馆里的知识,以及由这些知识所演化出的一种智慧。”

谢有顺以小生命与大生命的比喻,来阐释他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解。“我们个人就是一个小的生命体,小的生命体需要融汇和寄存到一个大的生命体之中,这个大的生命体就是中华传统文化。中国优秀的文学家,都有着这种传统文化的底色。”同时他也强调,文化除了守常,在本然、同然、自然、当然之外,还有求变这一特质。

李朝全在探讨新时代文艺原创

力时,提出要注重文艺题材和内容的创新。因为新时代为文艺提供了新语境、新主题、新风貌,这些都促使着文艺的创新。“我们时代的大命题最终要落实到小人物的书写上面,要走小切口书写大主题、大时代的文学路径。”

学者们寄望于“闽派批评”能够带动“闽派文艺”的进一步延伸、拓展,促进闽派文脉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。



游目骋怀

一片湖的失与得

□石华鹏

翠屏湖的美总是藏着掖着的。如有珍宝的人家,将宝贝一点一点掏给你看,让你惊叹连连。翠屏湖也一样,把美藏在各处,一点一点展示给你。所谓翠屏,即绿色的遮挡,湖上有许多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山峦和岛屿,成为翠绿的屏风和屏障,既构成美的画面,也成为美的分隔物。

翠屏湖的美也不是遗世独立、顾盼自恋的。它的美与层层叠叠、如脊背一样拱起的山峰彼此成就,彼此烘托。天上有多少种云,地上有多少色光,湖面就有多少种变幻,总令人陶醉。难怪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早就为这里的山水写下了“鸣玉滩头水,古田梦里山”的佳句。

翠屏湖是福建第二大人工湖,紧贴在宁德市古田县城边上。到古田,翠屏湖是必去之地。世上本没有翠屏湖的,因为有了一项六七十年前的国家水电工程,便有了这翠屏湖,便得了这美。也正是因为这翠屏湖,一座千年古城永远沉入了湖底,这里的人们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,文化时间有了一次割断。

1958年,国家在此兴建新中国第一座梯级水电站——古田溪水电站,筑起长412米、高71米的大坝蓄水,淹没了历史逾千年的古田旧县城以及一些田地和村庄,形成了一个水域面积阔大的人工湖,因湖背倚翠屏山而名翠屏湖。

翠屏湖在历经了这巨大的一失一得——失去了一座千年古城,得到了一项国家水电工程——之后,变成了一个低吟着无限忧伤的湖,也变成了一个荡漾着无尽欣慰的湖。坐在湖边,面对湖面那日夜不停涌动的波澜,只要你仔细凝视和倾听,水波的跳跃和絮语,似乎总在思绪和诉说些什么!

在我知道了这湖面之下静卧着一座千年古城之后,当我再次注视眼前这微波泛起的湖面时,我的内心也如这湖面一样波澜起伏。

那时,还是初中寄读生的郑强生周六回家取生活用品,进到街巷看到满地瓦砾,一进家门,院子堆满木料,老屋不见了,他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;那时,丁福荫家在古城的清式宅院移民拆迁时,房屋还像新建似的,大厅堂地下还藏有30多块青石板原封未动;那时,因为要搬迁,赵为团的祖母几天几夜睡不着,总在家里这里摸摸那里擦擦,很不舍;那时,湖水开始上涨,所有的土墙、砖墙被水一浸,纷纷倒塌,声动如雷,溅起巨大的水柱,很多人赶来向千年家园告别……

与几位耄耋老人座谈,他们从古城移民时只有十几岁,亲历过古城沉湖过程,说到种种细节忍不住掩面而泣,眼泪滴落。谁说翠屏湖丰盈的水里不是滴入了古田人多少滴泪呢。那些亲历者,从少年到暮年,几乎用一辈子在与古城告别。我理解这种失去之后漫长的怀想。千年的城,是一天天的累积,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、家族的累积,是世代代代风俗、规矩、精神的累积。累积千年,便成了文明,成了文化。所谓文化,就是那种丢不掉淹不没的故园生活和故园情结。或许人们更愿意相信,那座古城并没有消失,它只是沉入了湖底,一切如往昔。为此有人背着潜水器潜入300多米的湖底,去一探究竟,些许时间之后潜水人露出水面,说了一句:古城永在。

我去看了地下水电厂房——这是翠屏湖的一得,也是我从那种灰暗感伤情绪中走出并走向明亮欣慰的一刻。被誉为“新中国第一座地下水电站”的古田溪水电站,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成为国家工业遗产供人参观。

翠屏湖西南角的山中是地下水电厂房所在地。电厂的生活区、文化功能区依山而建,如今人去楼空,遗留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痕迹。高近10层楼、长近90米、宽13米的发电厂房内的中控室、开关室、发电机等功能区迷宫般相连相通,位于顶层的中控室至今还完好如初,6台刷成绿色漆的大型水轮发电机并排而卧,只是没有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。这些发电机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都由我国自行完成。地下发电厂房1951年开工,1956年投产,为福州、南平、三明改善了用电紧张问题。2015年地下发电厂房停产,成为考证新中国水电发展历史的“活化石”。

看着这些巨大而静默的机器和几乎被掏空的山体,想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投入巨大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智慧来修建这座庞大而精致的水电工程是多么不易啊,我内心便萌生对那代人的景仰和佩服,也为那个时代所锻造的在艰难环境中不怕苦、不服输的精神所折服。



相关链接

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十年

2014年,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首次在福州举办。

这次高峰论坛的召开,缘起2013年11月时几位在京闽籍文艺批评家的一次非正式对话。当时,借“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”的契机,在王光明的倡议和组织下,谢冕、孙绍振等与会的闽籍文艺评论家展开了一次座谈,话题是“闽派批评”的由来、精神内涵及其与福建文化的关系。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同意识,认为“闽派批评”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群体和现象。

2014年9月,以“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”为主题的“闽派批评”高峰论坛在福州举办,受到全国性的广泛关注。

2015年10月,闽派文艺理论家批

评家高峰论坛举办,论坛主题为“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与批评”。2017年12月,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举办,主题为“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”。

为了扩大“闽派批评”影响力,打造文艺批评人才高地,2018年,高峰论坛改为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,当年的主题为“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”。

2019年底与2021年底,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两度举办,主题分别为“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”“百年历程中的中国红色文艺”。

2023年是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举办的第十个年头。今年的新时代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,于今年

12月在福州举办,主题为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。

为推动理论落地,自2018年起,“闽派批评”学术活动周期间,都会同步举办多场文学专题讲座或对话,加强与省内高校文学院系和其他公共文化场所的联动,让“闽派批评”走进校园、走向公众,实现“闽派批评”的文化共享。

十年来,这一系列高峰论坛与学术活动周,逐步构建了“闽派批评”的话语平台,加强“闽派批评”这一话语概念的号召力;论坛和活动周主题聚焦当代、呼应现实,在中国文艺评论的整体格局中凸显福建力量,将“闽派批评”的声音逐步扩散到全国文艺理论界与批评界。

